



溝通文化：美國大學中的東亞圖書館 及其在中美交流中的角色

楊繼東
哈佛燕京圖書館

19世紀的美國漢學和中文資料收藏

- 19世紀以前美國對中國的了解和接觸主要通過歐洲。產于中國的青花瓷器或產于歐洲的中國式樣瓷器是殖民地時代美國富有家庭對中國想象的最高境界。中國風(chinoiserie) 也在某些地區的富有家庭流行。
- 美國獨立後，美國開始與中國進行直接的貿易。1812年戰爭以後，美國的新教傳教士開始到達東亞，以長老會派出的醫療傳教士為代表。他們到達中國的海上旅程的遙遠和艱辛超過歐洲的赴華傳教士。
- 美國東方學學會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的成立 (1842) 及其教會特色。
- 耶魯大學于1878年正式建立漢語教授職位。美國的漢學研究開始逐漸從教會學術向學院派學術轉變。
- 整個19世紀，美國的中國文獻收藏幾乎全靠捐贈，沒有任何圖書館以常用經費購買東亞文字的書籍。捐贈者主要是美國赴華傳教士、清政府以及赴美留學的清國學生。
- 1869年清穆宗向美國國會圖書館贈送900多冊漢文圖書。1878容宏閎將其個人收藏捐贈給耶魯。1879戈鯤化去哈佛擔任漢語教師，並捐贈其私藏圖書給哈佛圖書館。1891年，傳教士麥嘉締(D. B. McCarteree)向其母校賓大捐贈了1000多冊漢、日文書籍，從而成立全美第一個東亞圖書館。1896傳教士傅蘭雅 (John Fryer) 成為伯克利第一任漢語教授，將其藏書捐贈給該校。

20世紀上半葉的逐漸發展

- 進入20世紀以後，美國的國力迅速膨脹，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美國公眾對世界文化的興趣也大大增強。中國的文物成為新富階層和博物館的新寵。
- 盡管漢學研究在美國大學的整體學科建設中仍處于弱勢（甚至跟東方學的其它領域比如南亞學和中東學相比也是如此），但是發展速度逐漸加快。經過各種學術訓練的博士開始取代傳教士成為教授主體。從歐洲引進的一批漢學家對美國漢學的發展也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
- 個別主要大學（哈佛、哥倫比亞、康奈爾、夏威夷、普林斯頓、芝加哥等）以及國會圖書館開始以自己的經費購買中國書刊。1928年國會圖書館成立了中文部。專門收藏東亞文獻的分支圖書館也在哈佛、普林斯頓等校開始成立。
- 從1930年代起，洛克菲勒基金會開始資助一些大學（賓夕法尼亞、華盛頓等）購買中國圖書，大大推動了這方面的工作。在查爾斯·霍爾(Charles Hall)先生的捐贈下，哈佛燕京學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促成哈佛大學與燕京大學等多個中國大學的緊密合作，推進高等教育在中國的發展和中國學術的現代化，並在其過程中產生了全美高等院校中最大的東亞圖書館。

二戰後中國研究在美國的迅猛發展

- 二戰的結束，使得美國完全擺脫孤立主義傳統。美國公眾對世界事務的興趣也發展到了全新的水平。
- 冷戰開始後，美國政府和私營基金會對研究蘇聯、中國以及世界其他國家提供了巨大的經費支持。1958年的《國防教育法案》和1965年的《高等教育法案》都規定聯邦政府對外語的教學提供實質性資助，從而開始了影響深遠的“第六條款”（Title VI）項目。此外，洛克菲勒、福特、梅龍、亨利·魯斯以及其他一些大型私人基金會也撥出巨款資助相關研究。
- “區域研究”（area studies）概念開始形成。這個概念從一開始就帶有點反西方中心主義的味道。作為區域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研究”（China/Chinese studies）這個概念逐漸取代“漢學”（sinology），成為針對中國的學術研究的總稱。這些新概念都側重跨學科的方法論，並注重研究現當代問題，與歐洲和日本的傳統漢學產生明顯區別。
- 很多學校成立了專門的東亞研究中心來協調和支持各院系的東亞研究項目，個別學校甚至成立了專門的中國研究中心。亞洲研究協會在全國範圍內推動對亞洲的研究。與此同時，美國東方學學會繼續存在並繁榮，盡管“東方”（orient）一詞本身由於有西方中心主義傾向而越來越不受歡迎。

二戰後美國東亞圖書館的發展

- 二戰結束後，來自聯邦政府和各種私營基金會的研究資金有相當大的一部分被用來支持圖書情報的收集。這些資金有效地在全美國各地啓動了一大批東亞館藏或東亞圖書館，並建立了一批“國家資源中心”。在此之後，各個大學圖書館也紛紛提供常年的經費來支持東亞書刊的收藏。
- 由於東亞文字的特殊性，東亞書籍在絕大多數美國圖書館裏都單獨存放，這點與來自拉美、東歐、中東、南亞和東南亞的書刊很不一樣
- 漢文圖書一開始有自己的分類法，也就是裘開明先生創立的哈佛燕京分類法。但是二戰以後尤其是70-80年代以來，各館逐漸采用美國的主流圖書分類法即國會圖書館和杜威分類法對中國書刊進行編目。
- 隨著圖書編目和管理自動化的發展，漢文圖書的處理和管理也進入了電腦時代。80年代，MARC-8 成為世界上第一個被廣泛使用的有大量漢字的編碼系統，使得用電腦處理漢文圖書成為可能。
- 漢語拼音從2000年開始成為美國的圖書收藏機構在處理漢語文獻時的主要拼寫方式。

美國收藏中國文獻的現狀

- 目前在美國有大約50多所公立和私立高校圖書館體系中有獨立的東亞圖書館或東亞館藏。所有這些學校都設有專職的東亞研究館員，包括中國研究館員(Chinese Studies Librarian)。每年美國各機構的中文采購經費總和超過900萬美元。超過加、英、法、德、西、俄、澳、新等國的總和。
- 相當多的美國圖書館在長期發展中建立起具有特色的漢文特藏。比如哈佛燕京圖書館和伯克利加大東亞圖書館收藏的漢文善本書和非漢語中國文獻，芝加哥費爾德博物館藏的中國碑帖，斯坦福大學藏的現當代中國資料，多所大學藏的二戰前日軍繪制的中國地圖，等等。
- 研究宋史的美國學者郝若貝(Robert M. Hartwell, 1932–1996)於1970年代中期就嘗試在中國研究領域使用電腦。來自台灣、香港和中國大陸的數字資源從1990年代開始進入美國高校，迅速受到從事中國研究的師生的歡迎。
- 進入21世紀以來，美國的中國研究和東亞圖書館持續轉型。數字人文學研究的興起，促使很多圖書館包括哈佛燕京圖書館展開大規模的文獻數字化工作。基於學術為公眾服務的信念，這些數字化資源大多被免費公開。近年來迅猛發展的人工智能技術也開始對美國大學東亞圖書館的資源建設和服務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作為文化橋梁的東亞圖書館

- 無論在紙本時代還是在數字時代，美國大學的東亞圖書館始終是支撐美國漢學發展的核心基礎設施，是匯聚中國資料與信息的重要樞紐，也是全美數十個中國研究學術社群與網絡的中心，更是美國學術界了解中國語言、文化、歷史、宗教、政治和社會的最重要窗口。
- 盡管美國的漢學家們經常赴華交流訪問，但他們的主要研究資料仍主要依賴分佈在本土各地的東亞圖書館。美國大學圖書館所秉持的開放精神與優質服務，是20世紀下半葉美國漢學能夠迅速跻身世界一流水平的最關鍵因素之一。正因如此，許多從事東亞研究的師生與所在大學的東亞圖書館及其工作人員之間建立了深厚的情感紐帶。在我先後任職的四所東亞圖書館中，我反複見證了這種緊密的聯繫。
- 東亞圖書館同時也是美國文化多樣性，尤其是大學文化多樣性的一個重要體現。在許多大學圖書館體系中，東亞圖書館或相關館藏往往是規模最大的非西方語言文字分館，因此它們也成為少數族裔，特別是亞裔師生、員工及社區的重要精神寄托。很多東亞圖書館經常舉辦各類公共活動，以凝聚社區向心力，增強亞裔群體的身份認同以及與母國語言和文化的聯繫。
- 過去近半個世紀裡，美國東亞圖書館與中國大陸、香港、台灣及澳門的同行們也保持著頻繁的學術交流與合作，互通有無，共同提升服務水平。

對未來發展的幾點思考

- 特朗普政府的上台給美國高等教育的發展制造了很多不確定的因素。在今後幾年內，各高校將會面臨財政上的嚴峻挑戰，也可能會在發展國際交流方面更加保守。但是我個人認為，從長遠來看，美國學界對中國的重視程度不會減弱，各種基金會、智庫、大學對中國研究會持續投入。與此相適應，對中國文獻的需求也將繼續保持在較高水平，並繼續在西方世界保持領先地位。
- 美國學術圖書館在數字時代的轉型仍將持續一段時間。一些傳統的服務（比如編目和書架管理）會繼續萎縮或外包，而新的服務（比如對新的學術研究領域和數字人文研究的支持）則會持續增長。東亞圖書館也會面臨同樣的轉型。
- 各校、館之間的合作和協調會大大加強。Ivy Plus, Big Ten, West, UC System 等跨地域的高校圖書館聯盟會越來越具有實質意義。隨著資源和服務共享的深入，全美各主要東亞館之間的關係也將發生相應的變化。
- 美國的漢學界和東亞圖書館將繼續在中美之間的學術和文化交流中扮演一個重要的而且積極的角色。